

巨匠丛书



空 调 恶 梦

HENRY MILLER

亨利·米勒全集

22



巨匠丛书

空 调 恶 梦

HENRY MILLER

亨利·米勒全集

22

[美] 亨利·米勒 / 著

金 蕾 / 译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献 给

玛格丽特和吉尔伯特·尼曼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人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同这些最伟大的人相比，佛和基督们只能算是二流圣人。每个国家里都有成百的无名英雄在默默工作。他们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死去；某个时候，他们的思想通过佛和基督表现出来，然后一切为世人所知。最高尚的人不想用他们的知识换取名声和地位；他们不发表声明，也不以自己的名字创建学校或体系。本性使他们在名利面前退缩，他们是真正的圣人，永远不会制造一点儿动静，只在爱中融化……

“我们注意到，释迦牟尼一生中坚持说他是第二十五世佛。历史对前二十四任

一无所知，而释迦牟尼一定是由于他们的铺垫才为世人所知。最高尚的人是平静、恬淡、默默无闻的。他们真正知道思想的力量；他们确信，即使他们把自己关在洞里，只想出五个真理然后死去，那么这五个真理也会得到永存。他们的思想穿透高山，飞越海洋，传遍整个世界。这些思想深入人心，而人们也会在生活中表现出来……，佛和基督们从一地走到另一地传播这些真理……而那些圣人离神只有一步之遥，以致于不可能活跃，不可能战斗，不可能工作、斗争、传道，也不可能，如他们所说，在这个地球上为人类行善……”

——〔印度〕辨 喜



序 言

几年前，我在巴黎时就一直想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在那时看来，我的梦想遥不可及，因为要写这一本书，我必须带着足够的钱，细细地游览一遍美国。我从未想过这样一天会真的到来。

没有条件旅游，就只好一有空就凭空想象了。回想起来，旅程是从沃特·罗文费思给我的一本厚厚的剪贴簿开始的。那是在他离开法国之前，请我帮忙把他几十年的稿子付之一炬时留给我的。

通常，午夜回到工作室的时候，我就站在桌子旁，记一种天书似的账目，分成数不清的小项目，这是作家的账簿，包括：梦想，攻击和防御计划，回忆，要写的书的名称，有可能借给我钱的人的姓名和地址，令我困惑的短句，要回避的编辑，战场，纪念碑，修道士式的退隐，等等。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写下这些字时的那阵激动：莫比尔^①，苏瓦尼尼河，纳瓦

① 莫比尔：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城市。

霍，漆膜，施私刑的暴徒会，电椅。

终于没能把那时假想的由巴黎出发的旅游写成书，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遗憾，要是真写成，会是多么不同寻常！

这一次亲身游美是有原因的，虽然后来证明这些都是徒劳的。我感到有必要与我的祖国和解。我的感觉十分强烈，但不同于那些回头浪子，那些在祖国的怀抱中停留一下，又再度漂泊，也许永不再返的浪子。我只想最后看一眼祖国，在脑海中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不想象从前那样逃开。我想拥抱它，确实地感到以前的伤疤已经彻底愈合了，然后留下我的祝福向未知的地方出发。

离开希腊之后，我的心情十分平静。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人能够置仇恨、偏见、痛苦于不顾，那个人就是我。我将生平第一次不带一点儿厌恶地看待纽约和其它地方，对这一点，我信心十足。

但船先停靠了波士顿。也许不怎么顺利，可却是一次极好的检查。我从未到过波士顿，对命运跟我开的这个小玩笑我十分欣喜。我做好喜欢波士顿的准备。

当我踏上甲板，打算先一睹岸上的风采时，我立刻失望了。可以说，不仅仅是失望，简直是悲哀。美国的海岸看上去是那么惨淡，毫无吸引力。我不喜欢美国房屋的外观，它们有一种寒冷、严肃、荒芜的感觉。这就是美国人的家，带着丑陋、邪恶和罪恶，容纳一个个不安的灵魂。我由心里往外感到一股切肤的寒意。

那是一个刮着大风的冬日。我和另外一个乘客一同上了岸。我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来那个人叫什么，长得什么样，因



为我当时正处于至关重要的心情状态之中。不知怎么的，我们走过了火车站，一个阴郁的、使我满心恐惧的地方，一下子我想起了相似的城市，相似的车站，都是些痛苦的回忆。关于波士顿火车站我最为记忆犹新的就是成千上万堆书籍、杂志，如同廉价、龌龊、垃圾一般的往昔，还有车站里那种子宫般的温暖——十足的美国味，那么难以忘怀。

那是个周日，小市民们都出动了，还有一群群吵吵闹闹的学生。这种景象使我作呕。我想回到船上去，越快越好。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看到了所有我想看到的东西，太可怕了。

回船的路上，我们经过了桥、铁轨、仓库、工厂、码头，诸如此类。就像是尾随着一个发狂的巨人，在土地上播种疯狂的梦想。哪怕我仅仅看到一匹马、一头牛，或一只脾气暴躁的山羊在啃锡罐，那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但眼前没有一丝动物、蔬菜、人类世界的痕迹。这是一些人类出现之前、或是次人类的怪物在贪婪的兴奋之中创造出的庞大的垃圾场。这带有某种消极、否定的意味。这像是一场恶梦，后来我开始小跑起来，赶不走的厌恶和恶心，呼啸的狂风把所到之处都抽打成了面包外的那层破皮。当我终于回到船上之后，我开始祈祷，希望船长能奇迹般地决定改变航线，返回比雷埃夫斯。^①

很糟糕的开始。纽约的景色，那码头、桥梁、摩天大楼，一点儿都没能改变我的第一印象。波士顿的赤裸裸的、可怖的丑陋形象之上又增加了一种熟悉的恐惧。绕着巴特瑞^②从一

① 比雷埃夫斯：希腊港口。

② 巴特瑞：纽约市的公园，坐落在曼哈顿岛的南端。

条河驶进另一条河，慢慢地靠近了岸，岸上的街道满是到处乱飞的昆虫，我再一次有了从前想起纽约的感觉——这是上帝的国度中最可怕的地方。我就像是一个逃跑了无数次的奴隶，每一次都被抓回来，那种厌恶、憎恨一次比一次加深。

又回到这个鼠夹子一样的地方。我努力避开我的那些老朋友：我不愿与他们一起谈起过去，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过去是破烂不堪的，不值一提。我只是想逃离纽约，去体验一些真正美国的东西。我想重游我曾去过的地方。我想投身到广阔的外面的世界中。

做什么事情也离不开钱。我来的时候身无分文，正如许多年前走的时候一样。哥瑟姆书刊市场的斯黛乐夫小姐把她在资助人那里收集的一小笔钱给了我。这真是个意外的惊喜。我感动了，但用这笔钱生活一段时间还是不够。我还需要更多的钱，也许我该找份工作——这种想法使我十分沮丧。

就在这时，父亲病危了。三年来，他一直病入膏肓。我不想空着手去看望他。我简直绝望了，要是发生奇迹就好了。可它真的发生了。我偶然碰到了我自认为是我的对头，可几乎是头一句话他就说：“一切都安顿好了吗？要不要我帮忙？”我再一次被感动了，这一次甚至流下了眼泪。

几个月后，我到了南部一个朋友家里。在那儿度过了一大半天，接着又回到了纽约。我的父亲依然活着。我定期去布鲁克林他的家中看望他，跟他聊过去在纽约的那段日子（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看看邻居们，听听广播（总是该死的“最新消息”！），再就讨论前列腺、膀胱的独特，还有愚蠢的、毫无意义的新条约，“那个罗斯福！”我听见邻居们时常这么说，好像说的是



“那个希特勒”！毫无疑问美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确信还有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件无法预见的事情的前奏。所有的事情都被歪曲了，愈演愈烈。也许最终我们会在地上爬行，像狒狒一样说着含糊不清的话。一种灾难即将来临——每个人都能感到。是啊，美国变了。缺乏活力，无望的情绪，屈从，怀疑一切，失败主义——最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最终还有在同样外表之下的愚昧的乐观主义——现在很明显地发疯了。

我越来越焦躁不安。父亲似乎还不打算马上死。只有上帝知道我还要在纽约闲荡多久。我决定继续我的计划。旅行是确定下来了——为什么还要等呢？当然又是经济问题。要在这个国家旅游一年左右需要钱，真正的钱，我是说。这笔钱怎么搞到手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要么赶紧出发，要么永远停顿。

自从回到南部以来，有时间我就去艾贝·拉特纳的工作室，试着提高我在水彩画方面的技巧。有一天，我宣布了自己临近的旅程。使我惊讶的是拉特纳想与我同行。接着我们又开始讨论写本什么样的书——有整页整页的彩色插图的一部巨著。要精装本，就像我们熟悉的那些漂亮的法国书籍。谁来出版它，还是个未知数。重要的是先写出来——再去找一个出版商。即使什么也没有我们也无论如何要旅游一圈。

逐渐地我们开始讨论买辆汽车。游览美国的惟一方法就是开车去——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当然这不是真的，但听起来不错。我从来没拥有过一辆汽车，甚至也不会开车。我倒希望我们用独木舟取而代之。

我们选中了看到的第一辆车。我们两个人谁也不熟悉汽

车，只是听汽车商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可以信赖的交通工具。不过全面考虑一下，汽车还是有其不利之处的。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前几天，我遇到了在达伯德·多瑞公司工作的约翰·伍德布恩。对我们的计划他似乎显得格外感兴趣。料想不到的是几天后我在他的办公室与他签了那本书的约。西奥多·罗斯福是签约者之一。他从未听说过我，因而在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显得有些迟疑，但还是签了。

我希望预支五千块钱，而只得到五百美元。我甚至还没离开霍兰德隧道时钱就花得一干二净了。拉特纳对这本书的投资也花完了，要印出我们计划的那么一本书看起来是太昂贵了。我既窘迫又懊悔，尤其看到拉特纳对此是那么通情达理，信心百倍。我却正好相反，什么事情都只往坏处想。“重要的是游览美国。”拉特纳说，我完全同意。私下里，我想要是有一天我荣华富贵之时，就单给拉特纳印一本带彩页的关于美国的书。这是一个折衷办法，我虽然痛恨折衷，但这是美国。“下一次你可以随心所欲”——正如那首歌唱的那样。这是一个胆小的谎言，加以掩饰的话，你会得到一笔封住嘴巴的钱。

旅程就这样开始了。刚刚离开纽约的时候，我们的情绪高昂。必须承认，我有些紧张，因为我在驾驶学校刚刚上了六节课。我知道如何发动，如何换档，如何煞车——这难道还不够？正如我所说，驶向霍兰德隧道时我们都很兴奋。我们是在一个周六的中午出发的。除了有一次坐出租车，我还从没在这个见鬼的车里坐过。真是一场恶梦，一场无休止的恶梦。

后来，我们发现自己在纽阿克附近毫无目标地转来转去，我便只好把方向盘交给了拉特纳。刚开了一小时的车我便精疲

力尽了。开到纽阿克是很容易的事情，可从那里开出来，在这个下着雨的周六下午，去找那条愚蠢的高架公路则又是一回事了。不过，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总算开到了开阔的乡间公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驶过，空气中有种强烈的气味，景色也愈来愈好。我们上路了！第一站将是纽霍普^①。

纽霍普！多么有趣，似乎是因为这个名字，我们才选这儿作为第一站。这里风景宜人，使我联想起欧洲那种懒洋洋的小村庄。还有，我们到过的比尔纳，正是新的希望、新的热忱、新的交易的典型象征。这是一个绝妙开始，我们对以后的旅程信心百倍。

纽霍普是美国的艺术殖民地之一。直到现在一想起来，离开那个地方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个地方给人一种印象：艺术家在这里毫无希望！惟一不像猪狗一样生活的只有那些商业艺术家；他们拥有漂亮的房子、漂亮的画笔、漂亮的模特，而其他人便过着刚释放的犯人一样的生活。在以后的旅程中，这种印象变得更加清晰而深刻。美国不是艺术家生存的地方：在这里，艺术家意味着精神上的麻疯病人，经济上不合时宜的人，一种社会累赘。连吃谷物的猪的生活也要好过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兔子的生活也强过艺术家。

我第一次从欧洲返回后，总是不断悲伤地想起自己是个“放逐者”。放逐者被人贬为逃避现实的人。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到欧洲去是每个美国艺术家的梦想，在欧洲呆得越长越好。过去没人想到把这种人称为逃避现实的人，去欧洲是一种

① 纽霍普：New Hope，英文意为新的希望。

自然的、正确的、明智的选择。随着战争的爆发，一种幼稚的沙文主义出现了。“你难道不愿回到过去美好的美国吗？”这句话成了日常的问候语。“没别的地方像美国了，是吧？”对于这种问话，你应该回答的是——“没错！”在这些问话背后有一种不为人所知的失望情绪；那些把欧洲当成避难所的美国艺术家们由于战争的爆发，不得不重返故土，他们由此怨恨欧洲人为什么不让他们过向往的生活，并且对欧洲人居然允许战争这种丑陋而没有必要的事情发生感到恼怒。众所周知，美国是由从那种丑恶的环境下逃出的人们组成的。美国以流亡者和逃避现实者而闻名，或者说盛产叛徒——用一个更重一点儿的词。若是我的同行们都逃到欧洲、亚洲或非洲的话，也许这里会变成一个美好的新大陆，一个绝妙的、崭新的世界，只要我们有勇气背弃旧的一切，重新建设，彻底清除几个世纪来由于激烈的竞争、嫉恨和纷争而堆积起的毒素。

单纯地靠忘掉过去不会产生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魂灵，它具有新的含义。我们的国家也许是这样开始的，可到了今天，一切变得极具讽刺意味。这是个由安逸和奢华——或是由对安逸奢华生活的欲望——而组成的国家，而对这即将发生的灾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得被迫放弃那些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放弃所有使我们感觉不舒服的那些小小的舒适。我们的设想没有一丝的胆量、勇气、英雄气概和宽宏大量。我们是不爱和平的灵魂。我们沾沾自喜，胆小如鼠，脆弱无比，胆颤心惊。

我之所以提到战争，是因为我从欧洲来，经常被人问起欧洲的形势，弄得我应接不暇。似乎就凭我住在那里几年，便可以使我的话具有权威和深思熟虑的意义！谁又能解开如此大范围冲突的谜？记者和史学家会假装解开这个谜，可是他们事后



的说法与之前的预见如此地不一致，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的分析持怀疑态度。我之所以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虽然我成了所谓的放逐者，我是以一个地球居民的身份，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支持者的身份来看待整个世界的。我碰巧生在美国并不能说明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我选择在巴黎居住也并不说明由于法国政客的错误我就该献身于此。自作自受已经够糟的了，但成为其他人的错误的牺牲品同样不妙。还有，就因为有个叫希特勒的疯子发了狂，我就得心慌意乱——这我看不出任何道理。希特勒终会灭亡，如同拿破仑、帖木儿^①、亚历山大等等其他人一样。一个如此之重的惩罚不会毫无理由地产生。欧洲和亚洲独裁者的出现有一千种正确的理由。我们也有自己的独裁者，不过他有许多个头：谁认为消除这些邪恶的化身的惟一途径就是摧毁他们，就让谁去摧毁吧。把所见到的一切摧毁，如果你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话。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毁灭，我只相信自然的、冥冥之中偶然的和原本的毁灭。像约翰·马林曾在给斯蒂格利兹的一封信中所说：“有些人唱歌的时候自己受罪，而有些人唱歌时别人受罪。”

旅行结束了，我得承认脑海中记忆最深的就是读罗曼·罗兰的两本关于罗摩克里希南和辨喜^②的书；还有一些其它“之最”……

① 帖木儿（1336—1405）：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征服者。

② 罗摩克里希南（1836—1886）：印度教领袖；辨喜（1863—1902）：印度教精神领袖，改革家。罗摩克里希南的大弟子。

我所遇见的最漂亮的女人，一个完全可以与王后媲美的女人是一位黑人诗人的妻子。我所遇到的最伟大的人，我从心底里认为他“具有伟大的灵魂”，是好莱坞一位安静的印度偶像。最有远见卓识的人是一位犹太人哲学教授，他的名字在美国恐怕鲜有人知，虽然他已经生活在美国近十年了。正在写的最有前途的一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从未写过一个字的画家。我所见到的惟一可以被称之为壁画的是旧金山的那幅由一位美国放逐者创作的作品。最激动人心、最有价值的现代绘画收藏是好莱坞的沃尔特·阿里森伯格的私人藏品。我所见到的一位对命运的安排满意、对环境适应、愉快地工作并且集中了所有美国的优良传统的人是一位卑微、平常的图书管理员，在洛杉矶工作，叫作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在这儿我还得加上约翰·斯坦贝克的朋友埃德·瑞科兹，工作于太平洋生物实验室，一位性格脾气最有个性，散发着和平、喜悦和智慧的人。我遇见的最有朝气、富有活力的人是七十岁的新奥尔良的马瑞昂·萨冲博士。工人阶级中，层次最高的似乎是西部车站的服务生，特别是那些工作在正规车站的人，他们与东部的人完全不同。说最好的英语的是弗吉尼亚马塞努顿洞的导游。我能想得起来的最鼓舞人心的演说家是一位叫作弗里兹·昆兹的通神学者。惟一给我真正而愉快的惊喜的小镇是密西西比的比洛西。虽说美国有几百家书店，数得上的也就十几家，特别有名的是纽约的阿格斯书店、哥桑姆书店、特伦斯假日书店和好莱坞的萨特书店。我参观的最有趣的大学是北卡罗莱纳州的黑山大学，有趣是指学生而不是老师。在所有社团中最让人乏味的便是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妻子。特别是那些妻子。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在我的印象



中是全世界最悲惨的地方。美国最神秘的地带对我来说似乎是由犹他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组成的巨大矩形。

我行进了几万英里之后，才有一点儿灵感写出一行字。我能用三十页讲完美国值得一提的生活方式。从地形上来看整个国家壮丽无比——而且让人震惊。为什么让人震惊呢！因为世界上除了这里没有任何地方把人和自然隔离得如此彻底。我所到之地没有任何地方像美国一样有如此单调乏味的生活。乏味到极点。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解放了的人类；我们说自己是民主的，热爱自由，没有歧视和仇恨。这里是熔炉，一个人类伟大的实验场所。崇高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华丽词藻！事实上，我们是一群讨厌的、爱出风头的乌合之众，感情极易为政客、记者、宗教骗子之流的人物所左右。把这个国家叫作自由的社会是一种亵渎。除了那些我们不顾一切地从大地中掠夺而来的过多的财富之外，我们如何向这个世界证明这种疯狂的行为代表着进步和光明？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已成为毫无意义的劳作、挣扎。我们的奋斗目标早已抛在脑后。我们不再愿救济受压迫的、无家可归的人们，在这片辽阔空旷的大地上找不到一点儿空间留给这些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寻找庇护的人。直到不久之前，几百万的男人和女人才得到救济，他们被责骂成好吃懒做的猪。世界用前所未有的绝望眼光看着我们。民主精神何在？领袖何在？

要进行伟大的人类试验，首先得有人。人这个概念背后是崇高。没有一个政党能在人的王国中存在。全世界的工人们如

果停止向那些顽固的领导们惟命是从的话，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会组织起一个兄弟会。但只有在享受同等地位的前提下，也就是说人人平等时，人类才能成为兄弟。是人类自身的缺陷使他们不能成为兄弟。奴隶们不能联合，懦夫不能联合，无知者不能联合。只有在服从我们最高级的冲动时，才能联合起来。超越自我的冲动显而易见，不可以仅仅是在理论上行得通或可以相信的。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失败，除非努力认识我们自身的真理。无论是作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共产党人，我们处于同一水准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战争进行得如此热闹的原因之一。我们用生命捍卫那些把我们分开的微不足道的主义和原则。我们从未伸过一根指头捍卫过那共同的原则——在地球上建立人类的王国。我们害怕任何促使我们离开这种无序状态的动力。我们只为现状而战，为我们特别的现状。我们大头朝下、双眼紧闭地斗争。实际上现状从不存在，只存在于那些政治蠢人的脑瓜中。一切都在变化。那些防卫的人在与影子、虚幻作战。

什么是最大的背叛？问问一个人是为何而战吧！疯狂与背叛得握握手了。战争是一种疯狂的形式，最高贵的或是最卑鄙的，这得看你怎么想了。由于这是一种大众的疯狂行为，智者无力阻止。解释战争时也许会首先提出混乱这一单个因素。所有的办法试过之后，人会诉诸武力。但我们如此轻易、欣然丢弃的武器也许没有什么不对，也许可以变得更加锐利，也许我们该提高自己的技能，或两者兼有。人一旦加入战斗就是承认自己已经糊涂了，这是一种不顾一切的行为，并非是实力的表现。一只老鼠面临险境之时也会英勇搏斗。我们是在竭力仿效